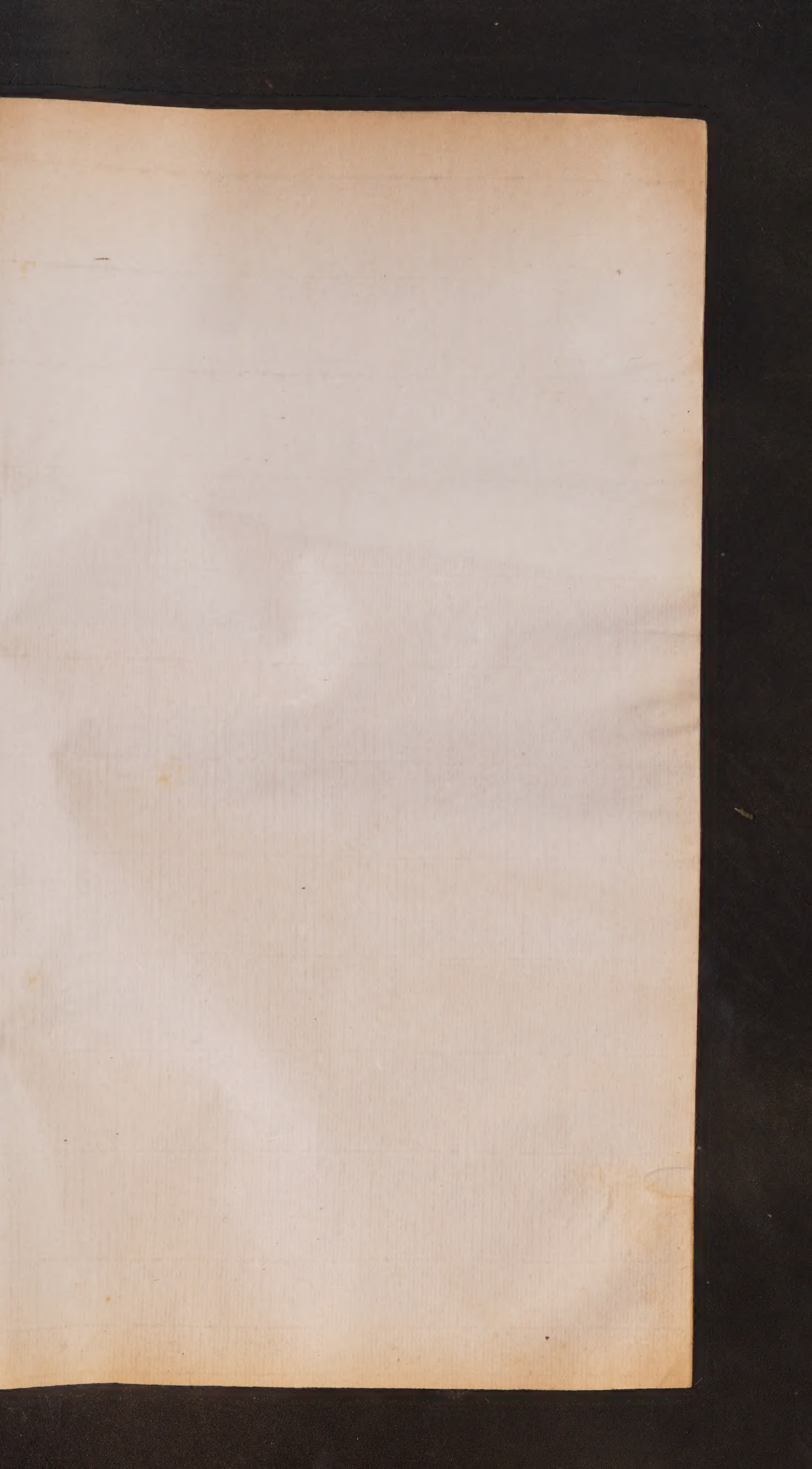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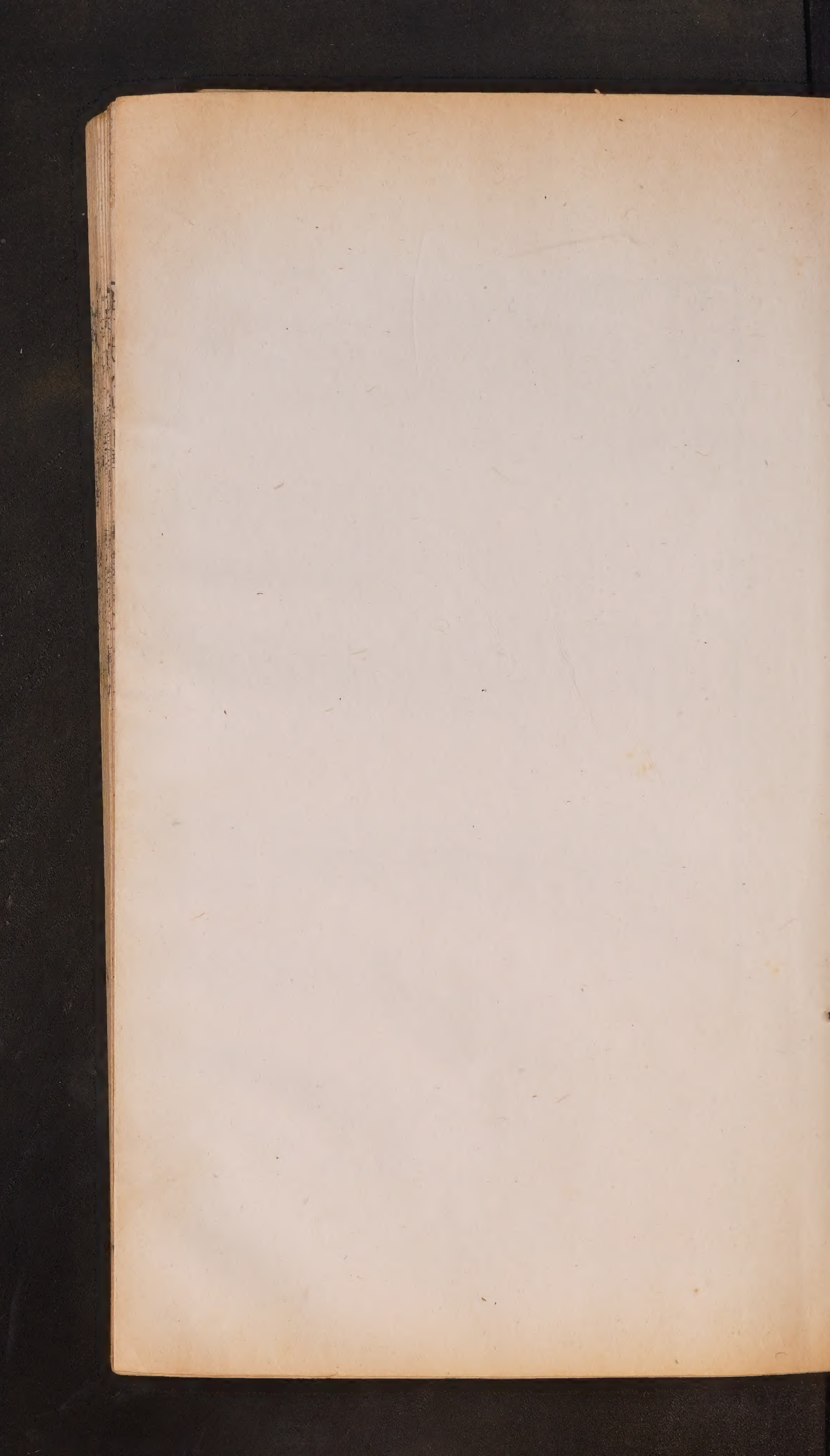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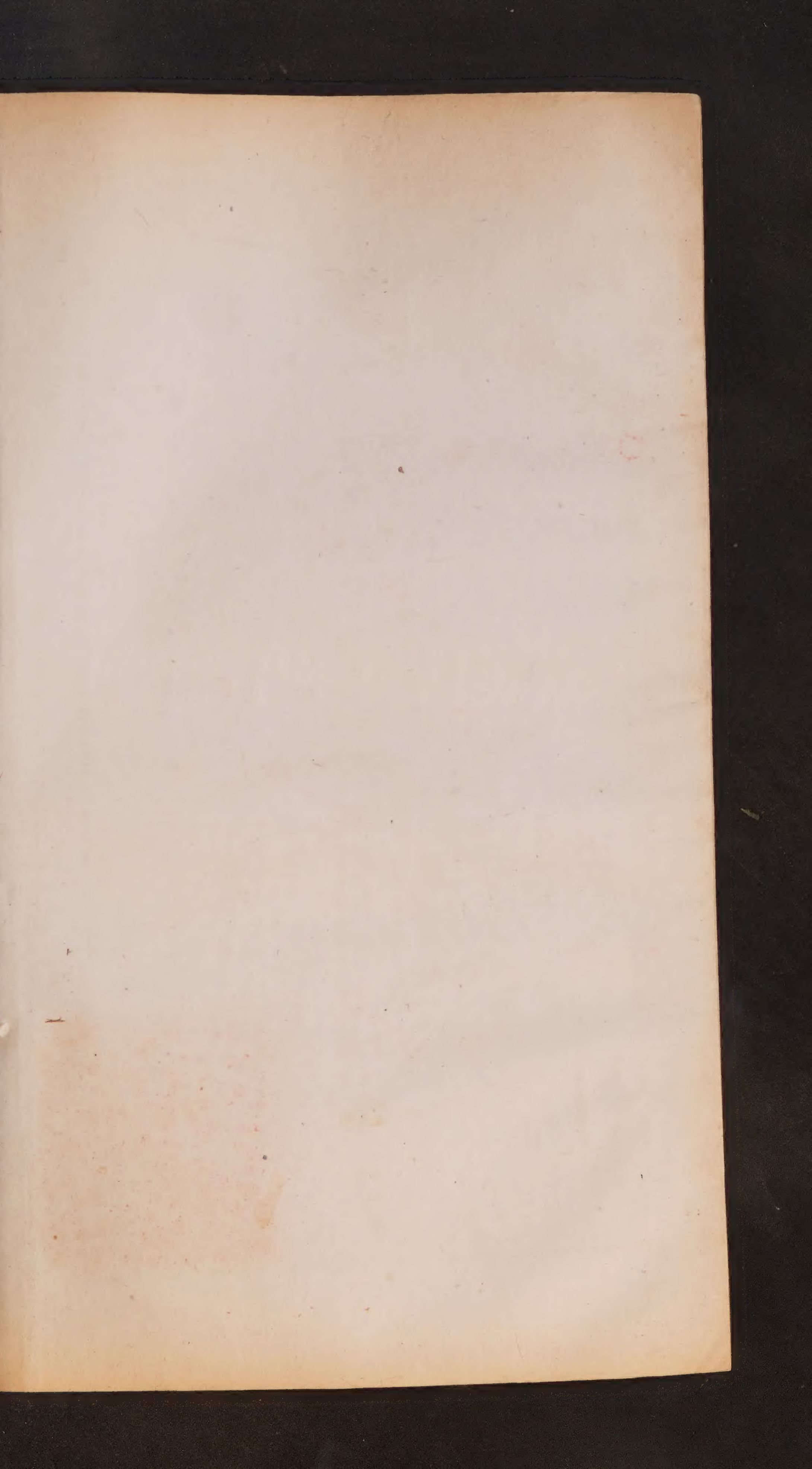








楊慎曰此傳書法嚴整

鍾云連用獨字常字及救字見何素有德於高祖處

史記抄卷之二十七

蕭相國世家

評篇以何佐高帝大略處特簡敘高帝論功行賞處與君臣之際特詳

蕭相國何者沛豐人也以文無害爲沛主吏掾高祖爲布衣時何數以吏事護高祖高祖爲亭長常左右之高祖以吏繇咸陽吏皆送奉錢三何獨以五（暗入後益封眼）秦御史監郡者與從事常辨之何乃給泗水卒史事第一秦御史欲入言徵何何固請得毋行（便是何之器遠處）及高祖起爲沛公何常爲丞督事沛公至咸陽諸將皆爭走金帛財物之府分之何獨先入收秦丞相御史律令圖書藏之沛公爲漢王以何爲丞相項王與諸侯屠燒咸陽而去（補）漢王所以具知

天下阨塞戶口多少彊弱之處民所疾苦者以何具得秦圖書也何進言韓信漢王以信爲大將軍語在淮陰侯事中漢王引兵東定三秦何以丞相留收巴蜀塡撫諭告使給軍食漢二年漢王與諸侯擊楚何守關中侍太子治櫟陽爲法令約束立宗廟社稷宮室縣邑輒奏上可許以從事即不及奏上輒以便宜施行上來以聞

漢書載蕭何勸漢王王漢中一段甚善○蕭何相業只此數句已盡之

關中事計戶口轉漕給軍漢王數失軍遁去何常興關中卒輒補缺上以

一句總住

此專屬任何關中事漢三年漢王與項羽相距京索之間上數使使勞苦丞相鮑生謂丞相曰王暴衣露蓋數

辛語乃獄宛
出神偉英雄氣象

功狗自此倒一字
便宜出之

使使勞苦君者有疑君心也為君計莫若遣君子孫昆弟能勝兵者悉詣軍所上必益信君於是何從其計漢王大説漢五年既殺項羽定天下論功行封羣臣爭功歲餘功不决高祖以蕭何功最盛封為酇侯所食邑多功臣皆曰臣等身被堅執鋭多者百餘戰少者數十合攻城畧地大小各有差今蕭何未嘗有汗馬之勞徒持文墨議論不戰顧反居臣等上何也高帝曰諸君知獵乎曰知之知獵狗乎曰知之高帝曰夫獵追殺獸兎者狗也而發蹤指示獸處者人也今諸君徒能得走獸耳功狗也至如蕭何發蹤指示功人也且諸君獨以身隨我多者兩三

鍾云將言高帝善鄂君之說而以忠欲何第一句揣摩於前竹也

人今蕭何舉宗數十人皆隨我功不可忘也群臣皆莫
敢言列侯畢已受封及奏位次皆曰平陽侯曹參身被
七十創攻城畧地功最多宜第一上已撓功臣多封蕭
何至位次未有以復難之然心欲何第一關內侯鄂君
進曰群臣議皆誤夫曹參雖有野戰畧地之功此特一
時之事夫上與楚相距五歲常失軍亡衆逃身遁者數
矣然蕭何常從關中遣軍補其處非上所詔令召而數
萬衆會上之乏絶者數矣夫漢與楚相守滎陽數年軍
無見糧蕭何轉漕關中給食不乏陛下雖數亡山東蕭
何常全關中以待陛下此萬世之功也今雖亡曹參等

應前

此我字本如帝口中語却是帝心中事

百數何缺於漢漢得之不必待以全奈何欲以一旦之功而加萬世之功哉蕭何第一曹參次之高祖曰善於是乃令蕭何賜帶劍履上殿入朝不趨上曰吾聞進賢受上賞蕭何功雖高得鄂君乃益明於是因鄂君故所食關內侯邑封爲安平侯是日悉封何父子兄弟十餘人皆有食邑乃益封何二千戶以帝嘗繇咸陽時何送我獨贏奉錢二也漢十一年陳豨反高祖自將至邯鄲未罷淮陰侯謀反關中呂后用蕭何計誅淮陰侯語在淮陰事中上已聞淮陰侯誅使使拜丞相何爲相國益封五千戶令卒五百人一都尉爲相國衛諸君皆賀召

鍾云名平獨弔平亦非凡士也故插入此處爲平一小傳

平獨弔召平者故秦東陵侯秦破爲布衣貧種瓜於長
安城東瓜美故世俗謂之東陵瓜從召平以爲名也召
平謂相國曰禍自此始矣上暴露於外而君守於中非
被矢石之事而益君封置衛者以今者淮陰侯新反於
中疑君心矣夫置衛衛君非以寵君也願君讓封勿受
悉以家私財佐軍則上心說相國從其計高帝乃大喜
漢十二年秋黥布反上自將擊之數使使問相國何爲
相國爲上在軍乃拊循勉力百姓悉以所有佐軍如陳
豨時客有說相國曰君滅族不久矣夫君位爲相國功
第一可復加哉然君初入關中得百姓心十餘年矣皆

鍾云太史公下大喜大悅大怒字而高帝之忌心自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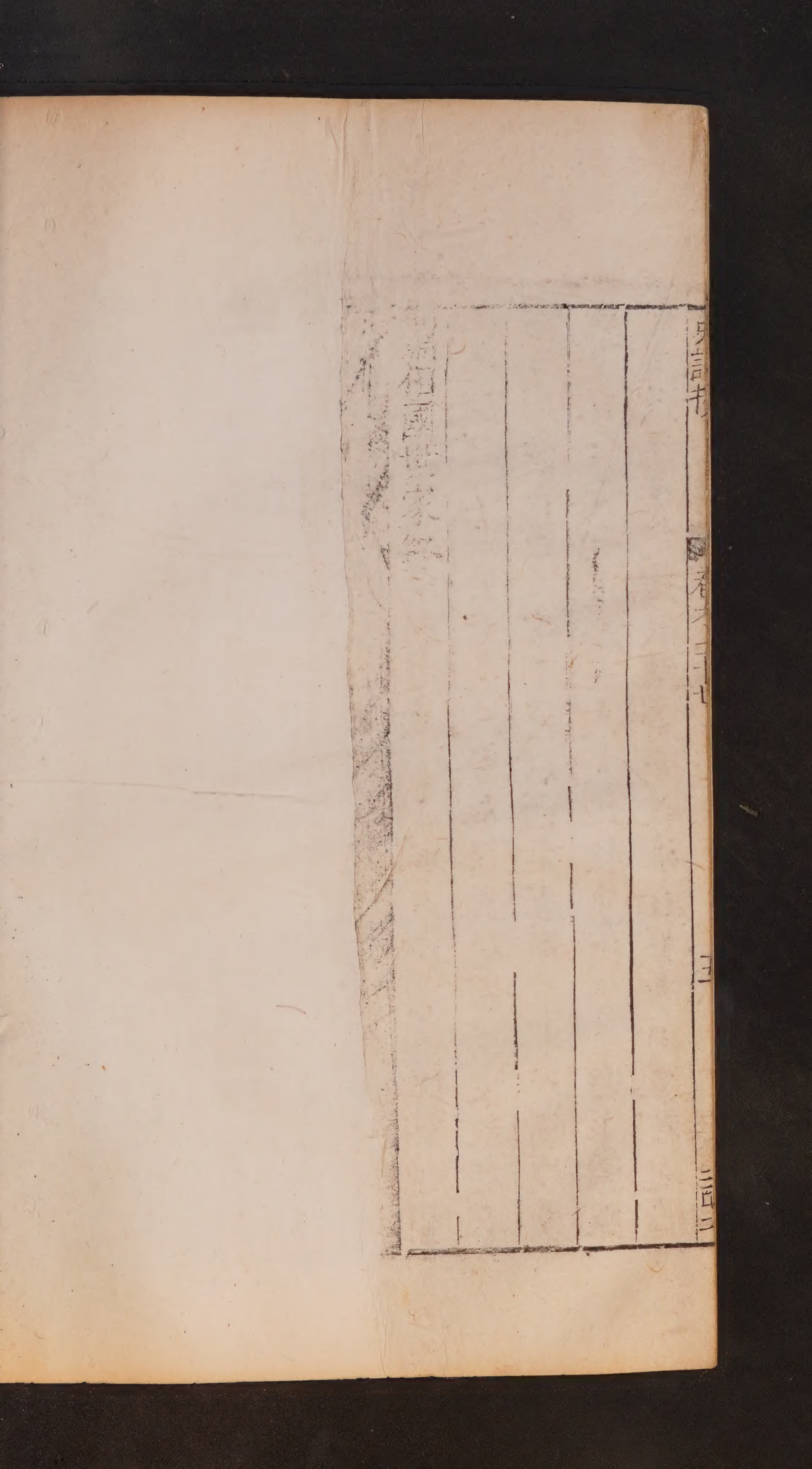
附君常復孳孳得民和上所爲數問君者畏君傾動關中今君胡不多買田地賤貰貸以自汙上心乃安於是相國從其計上乃大說上罷布軍歸民道遮行上書言相國賤彊買民田宅數千萬上至相國謁上笑曰夫相國乃利民民所上書皆以與相國曰君自謝民相國因爲民請曰長安地狹上林多空地棄願令民得入田毋收稾爲禽獸食（何請上林特順上旨亦前買田宅自汚當爲失處）上大怒曰相國多受賈人財物乃爲請吾苑乃下相國廷尉械繫之數日王衛尉侍前問曰相國何大罪陛下繫之暴也上曰吾聞李斯相秦皇帝有善歸主有惡自與今相國多受賈豎金而爲民請吾苑

以自媚於民故繫治之王衛尉曰夫職事苟有便於民
而請之真宰相事陛下奈何乃疑相國受賈人錢乎且
陛下距楚數歲陳豨黥布反陛下自將而往當是時相
國守關中搖足則關以西非陛下有也相國不以此時
爲利今乃利賈人之金乎且秦以不聞其過亡天下李
斯之分過又何足法哉陛下何疑宰相之淺也高帝不
懌是日使使持節赦出相國相國年老素恭謹入徒跣
謝高帝曰相國休矣相國爲民請苑吾不許我不過爲
桀紂主而相國爲賢相吾故繫相國欲令百姓聞吾過
也何素不與曹參相能（不載高帝崩）及何病孝惠自臨視相國病因

鍾云敘何子畢後敘何置田宅數語所以明何本意也

問曰君即百歲後誰可代君者對曰知臣莫如主孝惠曰曹參何如何頓首曰帝得之矣臣死不恨矣何置田宅必居窮處爲家不治垣屋曰後世賢師吾儉不賢毋爲勢家所奪孝惠二年相國何卒謚爲文終侯後嗣以罪失侯者四世絕天子輙復求何後封續酇侯功臣莫得比焉

太史公曰蕭相國何於秦時爲刀筆吏錄錄未有奇節及漢興依日月之末光何謹守管籥因民之疾奉法順流與之更始淮陰黥布等皆以誅滅而何之勳爛焉位冠群臣聲施後世與閎夭散宜生等爭烈矣



叙戰功絶奇
秦以前漢以後俱
無此體
本自史漢但以文
法變化爲妙論
錯綜句法讓之
金石瓶罌也。
從字別字是撰
綱

史記抄卷之二十八

曹參世家 曹參功名與蕭何爲終始故首尾世家稱蕭何

平陽侯曹參者沛人也秦時爲沛獄掾而蕭何爲主吏居縣爲豪吏矣高祖爲沛公而初起也參以中涓從將擊胡陵方與攻秦監公軍大破之東下薛擊泗水守軍薛郭西復攻胡陵取之徙守方與方與反爲魏擊之豐反爲魏攻之賜爵七大夫擊秦司馬尼軍碭東破之取碭狐父祁善置又攻下邑以西至虞擊章邯車騎攻爰戚及亢父先登遷爲五大夫北救東阿擊章邯軍陷陳追至濮陽攻定陶取臨濟南救雍丘擊李由軍破之殺

尸北、尸鄉之北也、

李由虜秦侯一人秦將章邯破殺項梁也沛公與項羽引而東楚懷王以沛公為碭郡長將碭郡兵於是乃封參為執帛號曰建成君遷為戚公屬碭郡其後從攻東郡尉軍破之成武南擊王離軍成陽南復攻之杠里大破之追北西至開封擊趙賁軍破之圍趙賁開封城中西擊秦將楊熊軍於曲遇破之虜秦司馬及御史各一人遷為執珪從攻陽武下轘轅緱氏絕河津還擊趙賁軍尸北破之從南攻犨與南陽守齮戰陽城郭東陷陳取宛虜齮盡定南陽郡從西攻武關嶢關取之前攻秦軍藍田南又夜擊其北秦軍大破遂至咸陽滅秦項羽

至以沛公為漢王漢王封參為建成侯從至漢中遷為將
軍從還定三秦初攻下辯故道雍斄擊章平軍於好
畤南破之圍好畤取壤鄉擊三秦軍壤東及高櫟破之復
圍章平章平出好畤走因擊趙賁內史保軍破之東取
咸陽更命曰新城參將兵守景陵二十日三秦使章平
等攻參參出擊大破之賜食邑於寧秦參以將軍引兵
圍章邯於廢丘以中尉從漢王出臨晉關至河內下脩
武渡圍津東擊龍且項他定陶破之東取碭蕭彭城擊
項籍軍漢軍大敗走參以中尉圍取雍丘王武反於黃
程處反於燕往擊盡破之柱天侯反於衍氏又進破取

董份曰傳此諸極有力見此二歲中而戰功多如此故勇之佐也

衍氏擊羽嬰於昆陽追至葉還攻武彊因至滎陽參自
漢中為將軍中尉從擊諸侯及項羽敗還至滎陽凡二（小結）
歲高祖三年拜為假左丞相入屯兵關中月餘魏王豹
反以假左丞相別與韓信東攻魏將軍孫遬軍東張大（別將）
破之因攻安邑得魏將王襄擊魏王於曲陽追至武垣
生得魏王豹取平陽得魏王母妻子盡定魏地凡五十
二城賜食邑平陽因從韓信擊趙相國夏說軍於鄔東
大破之斬夏說韓信與故常山王張耳引兵下井陘擊
成安君而令參還圍趙別將戚將軍於鄔城中戚將軍
出走追斬之乃引兵詣敖倉漢王之所韓信已破趙為

相國東擊齊參以右丞相屬韓信攻破齊歷下軍遂取臨菑還定濟北郡攻著漯陰平原鬲盧已而從韓信擊龍且軍於上假密大破之斬龍且虜其將軍周蘭定齊凡得七十餘縣得故齊王田廣相田光其守相許章及故齊膠東將軍田既韓信為齊王引兵詣陳與漢王共破項羽而參留平齊未服者項籍已死天下定漢王為皇帝韓信徙為楚王齊為郡參歸漢相印高帝以長子肥為齊王而以參為齊相國以高祖六年賜爵列侯與諸侯剖符世世勿絕食邑平陽萬六百三十戸號曰平陽侯除前所食邑以齊相國擊陳豨將張春軍破之黥

布反參以齊相國從悼惠王將兵車騎十二萬人與高
祖會擊黥布軍大破之南至蘄還定竹邑相蕭留參功
總結
凡下二國縣一百二十二得王二人相三人將軍六人
大莫敖郡守司馬候御史各一人以上詳次戰功以下詳相齊及代蕭何爲
相國本末孝惠帝元年除諸侯相國法更以參爲齊丞相參
之相齊齊七十城天下初定悼惠王富於春秋參盡召
長老諸生問所以安集百姓如齊故俗諸儒以百數言
人人殊參未知所定聞膠西有蓋公善治黃老言使人
厚幣請之既見蓋公蓋公爲言治道貴清靜而民自定
推此類具言之參於是避正堂舍蓋公焉其治要用黃

老術故相齊九年齊國安集大稱賢相惠帝二年蕭何卒參聞之告舍人趣治行吾將入相居無何使者果召參參去屬其後相曰以齊獄市為寄慎勿擾也〔何之公參之明兩絕世者也〕後相曰治無大於此者乎參曰不然夫獄市者所以并容也今君擾之姦人安所容也吾是以先之參始微時與蕭何善及為將相有郤〔蕭曹之微時雅善而及為將相有郤豈論擬功行封之 曰隙〕至何且死所推賢唯參參代何為漢相國舉事無所變更一遵蕭何約束擇郡國吏木詘於文辭重厚長者即召除為丞相史吏之言文刻深欲務聲名者輒斥去之〔蕭何之臨沒而獨薦參參之所以預知蕭何而必以薦者以兩人同得黃老之旨故也〕日夜

高云孝惠留心國事參不敢重倚大臣可以稱賢主

飲醇酒卿大夫已下吏及賓客見參不事事來者皆欲

此豈足者相業乎亦為近何言之太詳也蓋張[illegible]於書而馬遷至此文散顛倒淋漓皆入玄妙矣

有言至者參輒飲以醇酒閒之欲有所言復飲之醉而後去終莫得開說以為常相舍後園近吏舍吏舍日飲歌呼從吏惡之無如之何乃請參游園中聞吏醉歌呼從吏幸相國召按之乃反取酒張坐飲亦歌呼相與應和參見人之有細過專掩匿覆蓋之府中無事參子窋為中大夫惠帝怪相國不治事以為豈少朕與乃謂窋曰若歸試私從容問而父曰高帝新棄羣臣帝富於春秋君為相日飲無所請事何以憂天下乎然無言吾告若也窋既洗沐歸閒侍自從其所諫參參怒而笞窋二

言胡与窋事而治之也

百日趣入侍天下事非若所當言也至朝時惠帝讓參曰與窋胡治乎乃者我使諫君也參免冠謝曰陛下自察聖武孰與高帝上曰朕乃安敢望先帝乎曰陛下觀臣能孰與蕭何賢上曰君似不及也參曰陛下言之是也通篇敘曹參野戰之功即今御史紀功冊事貴詳覈而言參所以代蕭何為相國處並言清淨之化如指掌且高帝與蕭何定天下法令既明今陛下垂拱參等守職遵而勿失不亦可乎惠帝曰善君休矣參為漢相國出入三年卒諡懿侯子窋代侯百姓歌之曰結案蕭何為法顜音較若畫一曹參代之守而勿失載其清淨民以寧一平陽侯窋高后時為御史大夫孝文帝立免為侯立二

董份曰太史結贊語極有意味蓋黄老雖非正道然休息瘡痍猶得救傳太史公豈專進黄老者哉

十九年卒謚爲靜侯子竒代侯立七年卒謚爲簡侯子時代侯時尚平陽公主生子襄時病癘歸國立二十三年卒謚夷侯子襄代侯襄尚衛長公主生子宗立十六年卒謚爲共侯子宗代侯征和二年中宗坐太子死國除

此篇專看參之所以守蕭何法処故於飲酒自頽放処皆有本指而贊寫其相業清靜寧一四字一篇之命題也

太史公曰曹相國參攻城野戰之功所以能多若此者以與淮陰侯俱及信已滅而列侯成功唯獨參擅其名參爲漢相國清凈極言合道然百姓離秦之酷後參與休息無爲故天下俱稱其美矣

曹參世家終

史記抄卷之二十九

留侯世家

留侯張良者其先韓人也大父開地相韓昭侯宣惠王襄哀王父平相釐王悼惠王悼惠王二十三年平卒卒二十歲秦滅韓良年少未宦事韓韓破良家僮三百人弟死不葬悉以家財求客刺秦王爲韓報仇以大父父五世相韓故 盧大經曰張子房欲爲韓報仇乃捐金募死士于博浪沙中以鐵椎狙擊始皇誤中其副車始皇大怒索三日不獲未逾年始皇竟死自此陳勝吳廣田儋項梁之徒始相尋而起是祖龍之魄倡群雄之心皆子房一擊之力也其關係豈小哉 良嘗學禮淮陽東見倉海君得力士爲鐵椎重百二十斤秦皇帝東游良與客狙擊

秦皇帝愽浪沙中誤中副車秦皇帝大怒大索天下求
賊甚急爲張良故也良乃更名姓亡匿下邳良嘗閒從
容步游下邳圯上有一老父衣褐至良所直墮其履圯
下顧謂良曰孺子下取履良愕然欲毆之爲其老彊忍
下取履父曰履我良業爲取履因長跪履之父以足受
笑而去良殊大驚隨目之父去里所復還曰孺子可教
矣後五日平明與我會此良因怪之跪曰諾五日平明
良往父已先在怒曰與老人期後何也去曰後五日早
會五日雞鳴良往父又先在復怒曰後何也去曰後五
日復早來五日良夜未半往有頃父亦來喜曰當如是

出一編書曰讀此則爲王者師矣後十年興十三年孺子見我濟北穀城山下黃石即我矣遂去無他言不復見旦日視其書乃太公兵法也良因異之常習誦讀之居下邳爲任俠項伯嘗殺人從良匿後十年陳涉等起兵良亦聚少年百餘人景駒自立爲楚假王在留良欲往從之道遇沛公沛公將數千人略地下邳西遂屬焉沛公拜良爲廐將良數以太公兵法說沛公沛公善之常用其策良爲他人言皆不省良曰沛公殆天授故遂從之不去見景駒及沛公之薛見項梁項梁立楚懷王良乃說項梁曰君已立楚後而韓諸公子橫陽君成賢

可立爲王益樹黨項梁使良求韓成立以爲韓王以良爲韓申徒與韓王將千餘人西略韓地得數城秦輒復取之往來爲游兵潁川沛公之從雒陽南出轘轅良引兵從沛公下韓十餘城擊破楊熊軍沛公乃令韓王成留守陽翟與良俱南攻下宛西入武關沛公欲以兵二萬人擊秦嶢下軍良說曰秦兵尚彊未可輕臣聞其將屠者子賈豎易動以利願沛公且留壁留壁者嚴我陣也爲五萬人具食者以備不時者擊之餉也張旗幟諸山亂其耳目而分其兵也以重寶啗秦將者餌之使懈也懈則擊而勝也使人先行爲五萬人具食益爲張旗幟諸山上爲疑兵令酈食其持重寶啗秦將秦將果畔欲連和俱西襲

咸陽沛公欲聽之良曰此獨其將欲叛耳恐士卒不從不從必危不如因其解擊之沛公乃引兵擊秦軍大破之遂北至藍田再戰秦兵竟敗遂至咸陽秦王子嬰降沛公沛公入秦宮宮室帷帳狗馬重寶婦女以千數意欲留居之樊噲諫沛公出舍沛公不聽良曰夫秦爲無（關鍵）道故沛公得至此夫爲天下除殘賊宜縞素爲資今始入秦即安其樂此所謂助桀爲虐且忠言逆耳利於行毒藥苦口利於病願沛公聽樊噲言沛公乃還軍霸上項羽至鴻門下欲擊沛公項伯（應項伯常壓）乃夜馳入沛公軍私見張良欲與俱去良曰臣爲韓王送沛公今事有急亡去

不義乃具以語沛公沛公大驚曰為將奈何良曰沛公誠欲倍項羽邪沛公曰鯫生（與羽本紀同紀稍詳）教我距關無內諸侯秦地可盡王故聽之良曰沛公自度能却項羽乎沛公默然良久曰固不能也今為奈何良乃固要項伯項伯見沛公沛公與飲為壽結賓婚令項伯具言沛公不敢倍項羽所以距關者備他盜也及見項羽後解語在項羽事中漢元年正月沛公為漢王王巴蜀漢王賜良金百鎰珠二斗良具以獻項伯漢王亦因令良厚遺項伯使請漢中地項王乃許之遂得漢中地漢王之國良送至襃中遣良歸韓良因說漢王曰王何不燒絕所過棧道示

鍾云漢之所以王楚之所以亡在此一着

天下無還心以固項王意是時諸侯王初各分地而王良獨策天下之勢方加沸鼎而楚之所首忌者漢王也故一則燒棧道以堅其不為西顧之心一則故遺田榮反書以促其北嚮之戰乃使良還行燒絕棧道良至韓韓王成以良從漢王故項王不遣成之國從與俱東良說項王曰漢王燒絕棧道無還心矣乃以齊王田榮反書告項王項王以此無西憂漢心而發兵北擊齊項王竟不肯遣韓王乃以為侯又殺之彭城良亡間行歸漢王漢王亦已還定三秦矣子房自此以前種種為韓以後死心於漢矣復以良為成信侯從東擊楚至彭城漢之所以王楚之所以亡在此一看漢敗而還至下邑漢王下馬踞鞍而問曰吾欲捐關以東等棄之誰可與共功者良進曰九江王黥布楚

梟將與項王有郄彭越與齊王田榮反梁地此兩人可急使而漢王之將獨韓信可屬大事當一面即欲捐之捐之此三人則楚可破也楚漢之分只在此數言子房識帝者師而三代以下罕有此等人物須千古隻眼纔能識之漢王乃遣隨何說九江王布而使人連彭越及魏王豹反使韓信將兵擊之因舉燕代齊趙然卒破楚者此三人力也太史公見得分明故說得如此斬絶非後世史官所及張良多病未嘗特將也常爲畫策臣時時從漢王張良一生得力在此太史公一篇摹揣在此漢三年項羽急圍漢王滎陽漢王恐憂與酈食其謀橈楚權食其曰昔湯伐桀封其後于杞武王伐紂封其後于宋今秦失德棄義侵伐諸侯社稷

滅六國之後使無立錐之地陛下誠能復六國後世畢已受印此其君臣百姓必皆戴陛下之德莫不鄉風慕義願爲臣妾德義已行陛下南鄉稱霸楚必斂衽而朝漢王曰善趣刻印先生因行佩之矣食其未行張良從外來謁漢王方食曰子房前客有爲我計橈楚權者具以酈生語告於子房曰何如良曰誰爲陛下畫此計者陛下事去矣漢王曰何哉張良對曰臣請籍前箸爲大王籌之曰昔者湯伐桀而封其後於杞者度能制桀之死命也今陛下能制項籍之死命乎曰未能也其不可一也武王伐紂封其後於宋者度能得紂之頭也今陛

下能得項籍之頭乎曰未能也其不可二也武王入殷表商容之閭釋箕子之拘封比干之墓今陛下能封聖人之墓表賢者之閭式智者之門乎曰未能也其不可三也發距橋之粟散鹿臺之錢以賜貧窮今陛下能散府庫以賜貧窮乎曰未能也其不可四矣殷事已畢偃革爲軒倒置干戈覆以虎皮以示天下不復用兵今陛下能偃武行文不復用兵乎曰未能也其不可五矣休馬華山之陽示以無所爲今陛下能休馬無所用乎曰未能也其不可六矣放牛桃林之陰以示不復輸積今陛下能放牛不復輸積乎曰未能也其不可七矣且天

唯無彊者患第不彊耳。按此解亦似拙商云楚唯莫如其彊者又立六國云云

蘇東坡云刻印銷印何異兒戲高祖〻初人適足明聖人〻無我

下游士離其親戚棄墳墓去故舊從陛下游者徒欲日夜望咫尺之地今復六國立韓魏燕趙齊楚之後天下游士各歸事其主從其親戚反其故舊墳墓陛下與誰取天下乎其不可八矣且夫楚唯無彊六國立者復橈而從之陛下焉得而臣之誠用客之謀陛下事去矣據愚見立六國後一節陳涉始亂時分兵徇秦敵可也至是時則諸侯王已各裂土而守而漢且定三秦東下矣所兩爭者獨楚耳撓楚權而假六國後是以畫虎類狗而欲敵人也可乎哉子房八難亦非透頭論漢王輟食吐哺罵曰豎儒幾敗而公事令趣銷印漢四年韓信破齊而欲自立為齊王漢王怒張良說漢王漢王使良授齊王信印語在淮陰事中其秋漢王追楚至陽夏南

戰不利而壁固陵諸侯期不至良說漢王漢王用其計諸侯皆至語在項籍事中一在淮陰事一在項羽事此兩著漢之所以王天下而楚之所以亡其國盡之矣漢六年正月封功臣良未嘗有戰鬪功高帝曰運籌策帷帳中決勝千里外子房功也自擇齊三萬戶良曰始臣起下邳與上會留此天以臣授陛下陛下用臣計幸而時中臣願封留足矣不敢當三萬戶乃封張良爲留侯與蕭何等俱封六年上已封大功臣二十餘人其餘日夜爭功不決未得行封上在雒陽南宮從復道望見諸將往往相與坐沙中語上曰此何語留侯曰陛下不知乎此謀反耳上曰天下屬安定何故反

予留侯曰陛下起布衣以此屬取天下今陛下爲天子而所封皆蕭曹故人所親愛而所誅者皆生平所仇怨今軍吏計功以天下不足徧封此屬畏陛下不能盡封恐又見疑平生過失及誅故即相聚謀反耳上乃憂曰爲之奈何留侯曰上平生所憎群臣所共知誰最甚者上曰雍齒與我故數嘗窘辱我我欲殺之爲其功多故不忍留侯曰今急先封雍齒以示群臣群臣見雍齒封則人人自堅矣愚竊論沙中偶語未必謀反也謀反迺族滅事豈野而謀者當漢之剖符行封諸侯王時雖多出高帝獨見未必非蕭曹從中上下而間有失諸將心者子房於此不言之恐有後患言之又恐與蕭曹生隙故特假此恐喝高帝及急封雍齒則群疑定矣此等皆子房呼吸風雲處於是上乃

置酒封雍齒為什方侯而急趣丞相御史定功行封群臣罷酒皆喜曰雍齒尚為侯我屬無患矣劉敬說高帝曰都關中上疑之左右大臣皆山東人多勸上都雒陽雒陽東有成皋西有殽黽倍河向伊雒其固亦足恃留侯曰雒陽雖有此固其中小不過數百里田地薄四面受敵此非用武之國也夫關中左殽函右隴蜀沃野千里南有巴蜀之饒北有胡苑之利（胡苑之利今時得否）阻三面而守獨以一面東制諸侯諸侯安定河渭漕輓天下西給京師諸侯有變順流而下足以委輸此所謂金城千里天府之國也劉敬說是也於是高帝即日駕西都關中留侯從入

留侯性多病即道引不食穀道引者子房於功成之後為蛻骨法杜門不出歲餘上欲廢太子立戚夫人子趙王如意大臣多諫爭敘四皓始末如畫未能得堅決者也呂后恐不知所為人或謂呂后曰留侯善用計筴上信用之呂后乃使建成侯呂澤劫留侯曰君常為上謀臣今上欲易太子君安得高枕而卧乎留侯曰始上數在困急之中幸用臣筴今天下安定以愛欲易太子骨肉之間雖臣等百餘人何益呂澤彊要曰為我畫計留侯曰此難以口舌爭也顧上有不能致者天下有四人四人者年老矣皆以為上慢侮人故逃匿山中義不為漢臣然上高此四人今公誠能無

愛金玉璧帛令太子為書卑辭安車因使辯士固請宜來來以為客時時從入朝令上見之則必異而問之問之上知此四人賢則一助也於是呂后令呂澤使人奉太子書卑辭厚禮迎此四人四人至客建成侯所漢十一年黥布反上病欲使太子將往擊之四人相謂曰凡來者將以存太子太子將兵事危矣乃說建成侯曰太子將兵有功則位不益太子無功還則從此受禍矣且太子所與俱諸將皆嘗與上定天下梟將也今使太子將之此無異使羊將狼也皆不肯為盡力其無功必矣臣聞母愛者子抱今戚夫人日夜侍御趙王如意常抱

語出韓子

君前上曰終不使不肖子居愛子之上明乎其代太子
位必矣君何不急請呂后承間爲上泣言黥布天下猛
將也善用兵今諸將皆陛下故等夷乃令太子將此屬
無異使羊將狼莫肯爲用且使布聞之則鼓行而西耳
上雖病彊載輜車臥而護之諸將不敢不盡力上雖苦
爲妻子自彊於是呂澤立夜見呂后呂后承間爲上泣
涕而言如四人意上曰吾惟豎子固不足遣而公自行
耳於是上自將兵而東群臣居守皆送至灞上留侯病
自彊起至曲郵見上曰臣宜從病甚楚人剽疾願上無
與楚人爭鋒因說上曰令太子爲將軍監關中兵上曰

子房雖病强臥而傅太子是時叔孫通爲太傅留侯行少傅事以太子監兵關中樹國本也我朝成祖北征胡亦以太子監國即倣此漢十二年上從擊破布軍歸疾益甚愈欲易太子留侯諫不聽因疾不視事叔孫太傅稱說引古今以死爭太子上詳許之猶欲易之及燕置酒太子侍四人從太子年皆八十有餘鬚眉皓白衣冠甚偉上怪之問曰彼何爲者四人前對各言名姓曰東園公甪里先生綺里季夏黄公上乃大驚曰吾求公數歲公辟逃我今公何自從吾兒游乎四人皆曰陛下輕士善罵臣等義不受辱故恐而亡匿竊聞太子爲人仁孝恭敬愛士天下莫不延頸欲爲

太子死者故臣等來耳上曰煩公幸卒調護太子四人爲壽已畢趨去上目送之召戚夫人指示四人者曰我欲易之彼四人輔之羽翼已成難動矣呂后真而主矣戚夫人泣上曰爲我楚舞吾爲若楚歌歌曰鴻鵠高飛一舉千里羽翮已就橫絕四海橫絕四海當可奈何雖有矰繳尚安所施歌數闋戚夫人噓唏流涕上起去罷酒竟不易太子者留侯本招此四人之力也留侯從上擊代出奇計馬邑下所與上從容言天下事甚衆非天下所以存亡故不著可見史所載者少而所遺者多矣此數句特綴一篇大節留侯乃稱曰家世相韓及韓滅不愛萬金之資爲韓報讎彊秦天下振動今以三

寸舌為帝者師封萬戶位列侯此布衣之極於良足矣

願棄人間事欲從赤松子游耳（托而逃也非故從此）乃學辟穀道

引輕身會高帝崩呂后德留侯乃彊食之曰人生一世

間如白駒過隙何至自苦如此乎留侯不得已彊聽而

食後八年卒謚為文成侯子不疑代侯子房始所見下

邳圮上老父與太公書者後十三年從高帝過濟北果

見穀城山下黃石取而葆祠之（沒此一段則篇首圯下老人一段多成鬼話沒合撒矣）

留侯死并葬黃石冢每上冢伏臘祠黃石留侯不

疑孝文帝五年坐不敬國除

太史公曰學者多言無鬼神然言有物至如留侯所見

老父予書亦可怪矣圯上老人出太公兵書一節或子房既知兵欲自神以聳當世者乎半信半不信高祖離困者數矣而留侯常有功力焉豈可謂非天乎上曰夫運籌筴帷帳之中決勝千里外吾不如子房余以爲其人計魁梧奇偉至見其圖狀貌如婦人好女蓋孔子曰以貌取人失之子羽留侯亦云澹宕之言

留侯世家畢



史記抄卷之三十

陳丞相世家 陳丞相李閒本陰符中所得甚精故能以致功名太史公通篇以奇計兩字作案

陳丞相平者陽武戸牖鄉人也少時家貧好讀書有田三十畝獨與兄伯居伯常耕田縱平使游學平爲人長爲後冠玉案美色人或謂陳平曰貧何食而肥若是其嫂嫉平之不視家生產曰亦食糠覈音紇耳有叔如此不如無有伯聞之逐其婦而棄之及平長可娶妻富人莫肯與者貧者平亦恥之久之令人畧處太史公獨詳如是戸牖富人有張負張負女孫五嫁而夫輒死人莫敢娶平欲得之邑中有喪平貧侍喪以先往後罷爲助張負既見之喪所獨視偉平平亦以故後去負此便是立計處

高云張負之以孫女与陳平與呂公之以女与高祖皆識略相当矣

隨平至其家家乃負郭窮巷以弊席爲門然門外多有長者車轍張負歸謂其子仲曰吾欲以女孫予陳平張仲曰平貧不事事一縣中盡笑其所爲獨柰何予女乎負曰人固有好應美如陳平而長貧賤者乎卒與女爲平貧（以上叙陳平未遇時大旨）乃假貸幣以聘予酒肉之資以内婦負誡其孫曰毋以貧故事人（略言）不謹事兄伯如事父事嫂如母平既娶張氏女齎用益饒游道日廣里中社平爲宰分肉食甚均父老曰善陳孺子之爲宰平曰嗟乎使平得宰天下亦如是肉矣（宰社旹便有相天下根器）陳涉起而王陳使周市略定魏地立魏咎爲魏王與秦軍相攻於臨濟陳平固已前（悲慨）謝

其兄伯從少年往事魏王咎於臨濟魏王以爲太僕說
魏王不聽人或讒之陳平亡去久之項羽略地至河上
陳平往歸之從入破秦賜平爵卿項羽之東王彭城也
漢王還定三秦而東殷王反楚項羽乃以平爲信武君（句法好）
將魏王咎客在楚者以往擊降殷王而還（此太史簡建句而獨委息如書）項羽使項悍拜
平爲都尉賜金二十鎰居無何漢王攻下殷王項王怒
將誅定殷者將吏陳平懼誅乃封其金與印使使（爲后裸而）歸項
王而平身間行杖劍亡渡河船人見其美丈夫獨行疑（佐刺船眼目）
其亡將要中當有金玉寶器目之欲殺平平恐乃解衣（奇計）
裸而佐刺船船人知其無有乃止平遂至脩武降漢因

高云因魏無知而見有功之功名之意不若子房之在留無心而遇高祖也

魏無知求見漢王漢王召入是時萬石君奮爲漢王中
涓受平謁入見平平等七人俱進賜食王曰罷就舍矣
平曰臣爲事來所言不可以過今日於是漢王與語而
說之問曰子之居楚何官曰爲都尉是日乃拜平爲都
尉使爲參乘典護軍諸將盡讙曰大王一日得楚之亡
卒未知其高下而即與同載反使監護軍長者漢王聞
之愈益幸平遂與東伐項王至彭城爲楚所敗引而還
收散兵至滎陽以平爲亞將屬於韓王信軍廣武絳侯
灌嬰等咸讒陳平曰平雖美丈夫如冠玉耳其中未必
有也絳侯始讒平已而卒結懽同詐諸呂安社稷臣聞平居家時盜其嫂事

孝已高宗之子有孝行

魏不容亡歸楚歸楚不中又亡歸漢今日大王尊官之
令護軍臣聞平受諸將金金多者得善處金少者得惡
處平反覆亂臣也願王察之漢王疑之召讓魏無知無
知曰臣所言者能也陛下所問者行也今有尾生孝已
之行而無益於勝負之數陛下何暇用之乎楚漢相距
（一蒍杜子只此二句了陳平一生）
臣進奇謀之士顧其計誠足以利國家不耳且盜嫂受
金又何足疑乎漢王召讓平曰先生事魏不中遂事楚
而去今又從吾游信者固多心乎平曰臣事魏王魏王
不能用臣說故去事項王項王不能信人其所任愛非
諸項即妻之昆弟雖有奇士不能用平乃去楚聞漢王

高云聞讒言宗信任反益堅高祖知人善使乃不欲不與漢乃守

之能用人故歸大王臣躶身來不受金無以爲資誠臣計畫有可采者願大王用之使無可用者金具在請封輸官得請骸骨漢王乃謝厚賜拜爲護軍中尉盡護諸將諸將乃不敢復言其後楚急攻絶漢甬道圍漢王於滎陽城久之漢王患之請割滎陽以西以和項王不聽漢王謂陳平曰天下紛紛何時定乎陳平曰項王爲人恭敬愛人士之廉節好禮者多歸之至於行功爵邑重之士亦以此不附今大王慢而少禮士廉節者不來然大王能饒人以爵邑士之頑鈍嗜利無恥者亦多歸漢誠各去其兩短襲其兩長天下指麾則定矣然大王資

平自揭門楣

高帝用人如轉圜

侮人不能得廉節之士顧楚有可亂者彼項王骨鯁之
臣亞父鍾離昧龍且周殷之屬不過數人耳大王誠能
出捐數萬斤金行反閒閒其君臣以疑其心項王爲人
意忌信讒必內相誅漢因舉兵而攻之破楚必矣漢王
以爲然乃出黃金四萬斤與陳平恣所爲不問其出入
陳平旣多以金縱反閒於楚軍宣言諸將鍾離昧等爲
項王將功多矣然而終不得裂地而王欲與漢爲一以
滅項氏而分王其地項羽果意不信鍾離昧等項王旣
疑之使使至漢漢王以爲太牢具舉進見楚使即詳驚
曰吾以爲亞父使乃項王使復持去更以惡草具進楚

劉辰翁曰出女子軍寫出正要重夜字

使楚使歸具以報項王項王果大疑亞父亞父欲急攻下滎陽城項王不信不肯聽亞父聞項王疑之乃怒曰天下事大定矣君王自爲之願請骸骨歸歸未至彭城疽發背而死陳平乃夜出女子二千人滎陽城東門楚因擊之陳平乃與漢王從城西門夜出去遂入關收散兵復東其明年淮陰侯破齊自立爲齊王使使言之漢王漢王大怒而罵陳平躡漢王漢王亦悟乃厚遇齊使使張子房卒立信爲齊王封平以戶牖鄉用其奇計策卒滅楚常以護軍中尉從定燕王臧荼漢六年人有上書告楚王韓信反高帝問諸將諸將曰亟發兵坑豎子耳

奇計　中計　奇計　結

高云詭計可於敵人固無而以施於君臣之際使天下爭爲祖詐以相欺禍將有極乎曲逆不甚乎失之云

高帝默然問陳平平固辭謝曰諸將云何上具告之陳平曰人之上書言信反有知之者乎曰未有曰信知之乎曰不知陳平曰陛下精兵孰與楚上曰不能過平曰陛下將用兵有能過韓信者乎上曰莫及也平曰今兵不如楚精而將不能及而舉兵攻之是趣之戰也竊爲奇計陛下危之委曲盡陳平所以疑難高祖之旨晚入雲夢一策上曰爲之柰何平曰古者天子巡狩會諸侯南方有雲夢陛下第出僞游雲夢會諸侯於陳陳楚之西界信聞天子以好出游其勢必無事而郊迎謁謁而陛下因禽之此特一力士之事耳高帝以爲然乃發使告諸侯會陳吾將南游雲夢上因隨以行行未至陳楚

王信果郊迎道中高帝豫具武士見信至即執縛之載後車信呼曰天下已定我固當烹高帝顧謂信曰若毋聲而反明矣武士反接之遂會諸侯于陳盡定楚地還至雒陽赦信以爲淮陰侯而與功臣剖符定封於是與平剖符世世勿絶爲戶牖侯平辭曰此非臣之功也上曰吾用先生謀計戰勝剋敵非功而何平曰非魏無知臣安得進上曰若子可謂不背本矣乃復賞魏無知其明年以護軍中尉從攻反者韓王信於代卒至平城爲匈奴所圍七日不得食高帝用陳平奇計（奇計）使單于閼氏圍以得開高帝既出其計秘（此策從張儀說鄭袖得來）世莫得聞高帝南過曲逆

上其城望見其屋室甚大曰壯哉縣吾行天下獨見洛陽與是耳顧問御史曰曲逆戶口幾何對曰始秦時三萬餘戶間者兵數起多亡匿今見五千戶於是乃詔御史更以陳平爲曲逆侯盡食之除前所食戶牖其後常以護軍中尉從攻陳豨及黥布凡六出奇計輒益邑凡六益封奇計或頗祕世莫能聞也太史揔揭平六出奇計此其彰彰著明之大者以予觀之平足智多謀無往非計也高帝從破布軍還病創徐行至長安燕王盧綰反上使樊噲以相國將兵攻之既行人有短惡噲者高帝怒曰噲見吾病乃冀我死也用陳平謀而召絳侯周勃受詔牀下曰陳平亟馳傳載勃代噲將平

就成也言畏讒已省守其成計也

至軍中即斬噲頭二人既受詔馳傳未至軍行計之曰樊噲帝之故人也功多且又乃呂后弟呂嬃之夫有親且貴帝以忿怒故欲斬之則恐後悔寧囚而致上上自誅又奇計自完之未至軍爲壇以節召樊噲噲受詔即反接載檻車傳詣長安而令絳侯勃代將將兵定燕反縣平行聞高帝崩平恐呂太后及呂嬃讒怒乃馳傳先去逢使者詔平又奇計自完與灌嬰屯於滎陽平受詔立復馳至宮哭甚哀因奏事喪前呂太后哀之曰君勞出休矣平畏讒之就因固請又奇計自完得宿衞中太后乃以爲郎中令曰傅教孝惠是後呂嬃讒乃不得行樊噲至則赦復爵邑應前孝惠帝六年相國曹

列侯第曰因王陵相乃附陵又附甯侯其乃傳辯首無漢書析之徒使首尾不全耳

參卒以安國侯王陵爲右丞相陳平爲左丞相王陵者辨略故沛人始爲縣豪高祖微時兄事陵陵少文任氣好直言及高祖起沛入至咸陽陵亦自聚黨數千人居南陽不肯從沛公及漢王之還攻項籍陵乃以兵屬漢項羽取陵母置軍中陵使至則東鄉坐陵母欲以招陵陵母既私送使者泣曰爲老妾語陵謹事漢王漢王長者也無以老妾故持二心妾以死送使者遂伏劍而死項王怒烹陵母陵卒從漢王定天下以善雍齒雍齒高帝之仇而陵本無意從高帝以故晩封爲安國侯安國侯既爲右丞相二歲孝惠帝崩高后欲立諸呂爲王問王陵

王陵曰不可問陳平曰可呂太后怒乃詳遷陵爲帝太傅實不用陵陵怒謝疾免杜門竟不朝請七年而卒陵之免丞相呂太后乃徙平爲右丞相以辟陽侯審食其爲左丞相左丞相不治常給事於中食其亦沛人漢王之敗彭城西楚取太上皇呂后爲質食其以舍人侍呂后其後從破項籍爲侯幸於呂太后及爲相居中百官皆因決事呂須常以前陳平爲高帝謀執樊噲數讒曰陳平爲相非治事日飲醇酒戲婦女陳平聞日益甚呂太后聞之私獨喜面質呂須於陳平曰鄙語曰兒婦人口不可用顧君與我何如耳無畏呂須之讒也呂太后

陳平所以能脫呂須之讒者必內結審食其以為入手左援之故也

客插

奇計之功

立諸呂爲王陳平僞聽之及呂太后崩（僞所者又奇計處）平與太尉勃合

謀卒誅諸呂立孝文皇帝陳平本謀也（合謀亦計之奇處）審食其免相孝

文帝立以爲太尉勃親以兵誅呂氏功多陳平欲讓勃

尊位乃病謝孝文帝初立怪平病問之平曰高祖時勃

功不如臣平（讓勃亦計之奇處）及誅諸呂臣功亦不如勃願以右丞相讓

勃（陳平讓絳侯相右用黃老之謂也）於是孝文帝乃以絳侯勃爲右丞相位次第一平徙

爲左丞相位次第二賜平金千斤益封三千戶君頃之

孝文皇帝既益明習國家事朝而問右丞相勃曰天下

一歲決獄幾何勃謝曰不知問天下錢穀出入幾何勃

又謝不知汗出沾背愧不能對於是上亦問左丞相平

主、繫子也、臣、服也、言其繫子服惶恐之辞、

高云平為相不執他事只執対銭穀一事便見平之識知體不關相職也

平曰有主者上曰主者謂誰平曰陛下即問決獄責廷尉問錢穀責治粟內史上曰苟各有主者而君所主何事也平謝曰主臣陛下不知其駑下使待罪宰相宰相者上佐天子理陰陽順四時下育萬物之宜外鎮撫四夷諸侯內親附百姓使卿大夫各得任其職焉孝文帝乃稱善右丞相大慚出而讓陳平曰君獨不素教我對陳平笑曰君居其位不知其任邪且陛下即問長安中盜賊數君欲彊對邪於是絳侯自知其能不如平遠矣居頃之絳侯謝病請免相陳平專為一丞相孝文帝二年丞相陳平卒謚為獻侯子共侯買代侯二年卒子簡

學黃老本何又犯其禁
高云以平語作結
太史公蓋以陰謀
二字斷其曲逆

侯恢代侯二十三年卒子何代侯三十三年何坐略人妻棄市國除始陳平曰我多陰謀是道家之所禁吾世即廢而已矣終不能復起以吾多陰禍也然其後曾孫陳掌以衛氏親貴戚願得續封陳氏然終不得

太史公曰陳丞相平少時本好黃帝老子之術方其割肉俎上之時其意固已遠矣傾側擾攘楚魏之閒卒歸高帝常出奇計救紛糾之難振國家之患及呂后時事多故矣然平竟自脫定宗廟以榮名終稱賢相豈不善始善終哉非知謀孰能當此者乎

陳丞相世家終

敘戰功太約与平陽同中惣有却適字為多字許將卒字殿最字

史記抄卷之三十一

絳侯周勃世家

太史公敘絳侯戰功古今絕調

絳侯周勃者沛人也其先卷人徙沛勃以織薄曲為生常為人吹簫給喪事材官引彊高祖之為沛公初起勃以中涓從攻胡陵下方與方與反與戰却適（漢書無敵字）攻豐擊秦軍碭東還軍留及蕭復攻碭破之下下邑先登賜爵五大夫攻蒙虞取之擊章邯車騎殿定魏地攻爰戚東緡（音昏）以往至栗取之攻齧桑先登擊（音渠）秦軍阿下破之追至濮陽下甄（音眷）城攻都關定陶襲取宛朐得單父令夜襲取臨濟攻張以前至卷破之擊李由軍雍丘下攻開封先至

殿最多皆功之高下名品也

城下為多後章邯破殺項梁沛公與項羽引兵東如碭自初起沛還至碭一歲二月（小結）楚懷王封沛公號安武侯為碭郡長沛公拜勃為虎賁令以令從沛公定魏地攻東郡尉於城武破之擊王離軍破之攻長社先登攻潁陽緱氏絕河津擊趙賁軍尸北（即尸鄉）南攻南陽守齮破武關嶢關破秦軍於藍田至咸陽滅秦項羽至以沛公為漢王漢王賜勃爵為威武侯從入漢中拜為將軍還定三秦至秦賜食邑懷德攻槐里好畤最擊趙賁內史保於咸陽最北攻漆擊章平姚卬軍西定汧（音牽）還下郿頻陽圍章邯廢丘（章邯將）破西丞擊盜巴軍破之攻上邽東守嶢關轉

擊項籍攻曲逆最還守敖倉追項籍籍已死因東定楚
地四川東海郡凡得二十二縣還守雒陽櫟陽賜與潁
陰侯共食鍾離以將軍從高帝擊反者燕王臧荼破之
易下所將卒當馳道爲多賜爵列侯剖符世世勿絶食
絳八千一百八十戸號絳侯以將軍從高帝擊反韓王
信於代降下霍人以前至武泉擊胡騎破之武泉北轉
攻韓信軍銅鞮破之還降太原六城擊韓信胡騎晉陽
下破之下晉陽後擊韓信軍於硰（音沙）石破之追北八十里
還攻樓煩三城因擊胡騎平城下所將卒當馳道爲多
勃遷爲太尉擊陳豨屠馬邑所將卒斬豨將軍乘馬絺（姓乘馬名絺）

擊韓信陳豨趙利軍於樓煩破之得豨將宋最鴈門守圂因轉攻得雲中守遬丞相箕肆將勳定鴈門郡十七縣雲中郡十二縣因復擊豨靈丘破之斬豨得豨丞相程縱將軍陳武都尉高肆定代郡九縣燕王盧綰反勃以相國代樊噲將擊下薊得綰大將抵丞相偃守陘太尉弱御史大夫施屠渾都破綰軍上蘭復擊破綰軍沮陽追至長城定上谷十二縣右北平十六縣遼西遼東二十九縣漁陽二十二縣最從高帝得相國一人丞相二人將軍二千石各三人別破軍二下城三定郡五縣七十九得丞相大將各一人（以上詳以戦功以下）勃爲人木彊敦厚高帝以

爲可屬大事勃不好文學每召諸生說士東鄉坐而責之趣爲我語其椎少文如此勃既定燕而歸高祖已崩矣以列侯事孝惠帝孝惠帝六年置太尉官以勃爲太尉十歲高后崩呂祿以趙王爲漢上將軍呂產以呂王爲漢相國秉漢權欲危劉氏勃爲太尉不得入軍門陳平爲丞相不得任事於是勃與平謀卒誅諸呂而立孝文皇帝其語在呂后孝文事中文帝既立以勃爲右丞相賜金五千斤食邑萬戶居月餘人或說勃曰君既誅諸呂立代王威震天下而君受厚賞處尊位以寵久之即禍及身矣勃懼亦自危乃謝請歸相印上許之歲餘

丞相平卒上復以勃為丞相十餘月上曰前日吾詔列
侯就國或未能行丞相吾所重其率先之乃免相就國
歲餘每河東守尉行縣至絳絳侯勃自畏恐誅常被甲
令家人持兵以見之其後人有上書告勃欲反下廷尉
廷尉下其事長安逮捕勃治之勃恐不知置辭吏稍侵
辱之勃以千金與獄吏獄吏乃書牘背示之曰以公主
為證公主者孝文帝女也勃太子勝之尚之故獄吏教
少文而木彊卒如此　史官淚注記此事古今後世悲勃者毋輕辱
引為證勃之益封受賜盡以予薄昭及繫急薄昭為言
薄太后太后亦以為無反事文帝朝太后以冒絮提文
帝曰絳侯綰皇帝璽將兵於北軍不以此時反今居一

冒覆也冒絮老人所以覆其頭提擲也

小縣顧欲反邪文帝既見絳侯獄辭乃謝曰吏事方驗
而出之於是使使持節赦絳侯復爵邑絳侯既出曰吾
嘗將百萬軍然安知獄吏之貴乎絳侯復就國孝文帝 應前
十一年卒謚爲武侯子勝之代侯六歲尚公主不相中
坐殺人國除絶一歲文帝乃擇絳侯勃子賢者河內守
亞夫封爲條侯續絳侯後條侯亞夫自未侯爲河內守
時許負相之曰君後三歲而侯侯八歲爲將相持國秉 老婦也 許負数言一條侯
貴重矣於人臣無兩其後九歲而君餓死亞夫笑曰臣
之兄已代父侯矣有如卒子當代亞夫何說侯乎然既
已貴如負言又何說餓死指示我許負指其口曰有從

理入口此餓死法也居三歲其兄絳侯勝之有罪孝文帝擇絳侯子賢者皆推亞夫乃封亞夫爲條侯續絳侯後文帝之後六年匈奴大入邊乃以宗正劉禮爲將軍軍霸上祝茲侯徐厲爲將軍軍棘門以河內守亞夫爲將軍軍細柳以備胡上自勞軍至霸上及棘門軍直馳入將以下騎送迎已而之細柳軍軍士吏被甲鋭兵刃彀弓弩持滿天子先驅至不得入先驅曰天子且至軍門都尉曰將軍令曰軍中聞將軍令不聞天子詔居無何上至又不得入於是上乃使使持節詔將軍吾欲入勞軍亞夫乃傳言開壁門壁門士吏謂從屬車騎曰將

高云漢文當心將材如此是真雄男子之主乎徒恭儉仁厚定足稱

軍約軍中不得驅馳於是天子乃按轡徐行至營將軍

亞夫持兵揖曰介冑之士不拜請以軍禮見天子為動

改容式車使人稱謝皇帝敬勞將軍成禮而去既出軍

門羣臣皆驚文帝曰嗟乎此真將軍矣曩者霸上棘門

軍若兒戲耳其將固可襲而虜也至於亞夫可得而犯

邪稱善者久之月餘三軍皆罷乃拜亞夫為中尉孝文

且崩時誡太子曰即有緩急周亞夫真可任將兵文帝（伏后破吳楚案）

崩拜亞夫為車騎將軍孝景帝三年吳楚反亞夫以中

尉為太尉東擊吳楚因自請上曰楚兵剽輕難與爭鋒

願以梁委之絕其糧道乃可制上許之太尉既會兵滎（太史公敘戰以善將種之入手）

劉辰翁曰以梁委之絕其糧道自是兩得妙在亞夫棄梁此難為梁悲吳亡之大怨也

陽吳方攻梁梁急請救太尉引兵東北走昌邑深壁而守梁日使使請太尉太尉守便宜不肯往梁上書言景帝景帝使使詔救梁太尉不奉詔堅壁不出而使輕騎兵弓高侯等絕吳楚兵後食道吳兵乏糧飢數欲挑戰終不出夜軍中驚內相攻擊擾亂至於太尉帳下太尉終臥不起頃之復定後吳奔壁東南陬（音鄒隅也）太尉使備西北已而其精兵果奔西北不得入吳兵既餓乃引而去太尉出精兵追擊大破之吳王濞弃其軍而與壯士數千人亡走保於江南丹徒漢兵因乘勝遂盡虜之降其兵購吳王千金月餘越人斬吳王頭以告凡相攻守三月

南皮太后弟長君之子彭祖
章武太后母弟廣國

而吳楚破平於是諸將乃以太尉計謀爲是由此梁孝王與太尉有郤歸復置太尉官五歲遷爲丞相景帝甚重之景帝廢栗太子丞相固爭之不得景帝由此疏之而梁孝王每朝常與太后言條侯之短竇太后曰皇后兄王信可侯也景帝讓曰始南皮章武侯先帝不侯及臣即位乃侯之信未得封也竇太后曰人主各以時行耳自竇長君在時竟不得侯死後乃封其子彭祖顧得侯吾甚恨之帝趣侯信也景帝曰請得與丞相議之丞相議之亞夫曰高皇帝約非劉氏不得王非有功不得侯不如約天下共擊之今信雖皇后兄無功侯之非約

非故不足君之食具也伊失之

也景帝默然而止其後匈奴王徐盧等五人降景帝欲
侯之以勸後丞相亞夫曰彼背其主降陛下陛下侯之
則何以責人臣不守節者乎景帝曰丞相議不可用乃
悉封徐盧等為列侯景帝悉封徐盧亞夫因謝病景帝中三年以病免
相頃之景帝居禁中召條侯賜食獨置大胾無切肉又
不置櫡條侯心不平顧謂尚席主席者取櫡景帝視而笑曰此
非不足君所乎條侯免冠謝上起條侯因趨出景帝以
目送之曰此怏怏者非少主臣也居無何條侯子為父
買工官尚方甲楯五百被可以葬者取庸苦之不予錢
庸知其盜買縣官器怒而上變告子事連汙條侯書既

簿責者問其辭情一一書之于簿也
不與言不用汝對欲殺之也

聞上上下吏吏簿責條侯條侯不對景帝罵之曰吾不用也召詣廷尉廷尉責曰君侯欲反邪亞夫曰臣所買器乃葬器也何謂反邪吏曰君侯縱不反地上即欲反地下耳（太史撰獄吏處多悲酸横絶古今由坐附李陵幽囚之後故耳）吏侵之益急初吏捕條侯條侯欲自殺夫人止之以故不得死遂入廷尉因不食五日嘔血而死國除絶一歲景帝乃更封絳侯勃他子堅為平曲侯續絳侯後十九年卒謚為共侯子建德代侯十三年為太子太傅坐酎金不善元鼎五年有罪國除條侯果餓死死後景帝乃封王信為蓋侯（覽末一句結案可見景帝之殺條侯以為條侯沮王信之封而景帝之始侯王信由梁王與太后以計中條侯而後行）

太史公曰絳侯周勃始為布衣時鄙朴人也才能不過

凡庸及從高祖定天下在將相位諸呂欲作亂勃匡國
家難復之乎正雖伊尹周公何以加哉亞夫之用兵持
威重執堅刃穰苴曷有加焉足已而不學守節不遜終
以窮困悲夫

絳侯周勃世家終

